

領會。不过对于知道依正路前进的人，这些教义还只是达到最深密教的門徑，我就不敢說你有能力参证了^①。我尽力替你宣說，你須专心靜听。

凡是想依正路达到这深密境界的人应从幼年起，就傾心向往美的形体^②。如果他依向导引入正路，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③。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貫通的。这就是要在許多个別美形体中見出形体美的形式^④。假定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会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都只是同一个美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應該把他的爱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就要把它看得渺乎其小。再进一步，他應該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貴，如果遇見一个美的心灵，纵然他在形体上不甚美观，也應該对他起爱慕，凭他来孕育最适宜于使青年人得益的道理。从此再进一步，他应学会見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貫通的，

① 柏拉图把最高的爱情学問——即哲学——看作一种玄秘的宗教，所以假托一个神秘的女巫来說，用的字常带有宗教术语的意味。所以譯文借用了一些佛典中的术语。

② 原文只是“身体”，不过西文中“身体”常指一般物体，用“形体”譯似較妥。形体是感觉的对象，与下文所說的那些理解的对象相对立。

③ 原文 logos 有“言辞”“文章”“道理”等义。

④ 这里所謂“形式”就是“理式”，“共相”或“概念”。

因此就把形体的美看得比較微末。从此再进一步，他應該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問知識，看出它們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經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領域，他从此就不再象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是某一种行为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滿之后，他終于一旦豁然貫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問，以美为对象的学問。

說到这里，你得尽力专心听了。一个人如果随着向导，学习爱情的深密教义，順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个别的美的事物，直到对爱情学問登峰造极了，他就会突然看見一种奇妙无比的美。他的以往一切辛苦探求都是为着这个最終目的。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在此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異，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还不仅此，这种美并不是表現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問，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①；一

① 这就是所謂“絕對美”，它涵盖一切，独一无二，无待。

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毫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总之，一个人从人世间的个别事例出发，由于对于少年人的爱情有正确的观念，逐渐循阶上升，一直到观照我所說的这种美，他对于爱情的深密教义也就算近于登峰造极了。这就是参悟爱情道理的正确道路，自己走也好，由向导引着走也好。先从人世間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象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整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問知識，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問知識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問，彻悟美的本体。

亲爱的苏格拉底，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比其他一切都强。如果你将来有一天看到了这种境界，你就会知道比起它来，你们的黄金，华装艳服，嬌童和美少年——这一切使你 and 許多人醉心迷眼，不惜廢寢忘餐，以求常看着而且常守着的心爱物——都卑卑不足道。請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有运气看到那美本身，那如其本然，精純不杂的美，不是凡人皮肉色澤之类凡俗的美，而是那神圣的純然一体的美，你想这样一个人的心情会象什样呢？朝这境界看，以适当的方法凝視它，和它契合无間，渾然一体，你想，这对于一个凡人是一种可怜的生活么？只有循这条路径，一个人才能通过可由

视觉见到的东西窥见美本身，所产生的不是幻相而是真实本体，因为他所接触的不是幻相而是真实本体，你没有想到这个道理吗？只有这样生育真实功德的人才能邀神的宠爱，如果凡人能不朽，也只象有他这样才可以不朽。

苏格拉底说：“斐德若和在座诸位，这就是第俄提玛教我的一番话。我自己对它心悦诚服，我也在设法使旁人对它心悦诚服，使人人相信；要想找到一个人帮助我们凡人得到这样福分，再好不过的就是爱神。因此，我现在奉劝诸位，每个人都应该尊敬爱神。象我自己就特别热心以尊敬爱神为专业，而且还要激起旁人也有这样大的热忱。我现在歌颂爱神，而且要永远歌颂爱神，尽我所有的能力，来歌颂他的威灵。斐德若，你把这番话叫做爱神的颂辞也好，给它一个旁的名称也好，都随你的便。”①

苏格拉底说完话，在场的人们都赞赏他说的好，只有阿里斯托芬说苏格拉底的话里有一段涉及他自己，正在提出质问，猛然有人大敲前门，有一阵嘈杂的声音，仿佛是一群欢宴者的吵闹，其中还听见一个吹笛女的歌声。阿伽通就告诉奴隶们：“出去看看是谁，如果是我的朋友，就请他们进来，否则就说我们已喝完酒，正要休息了。”

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前院有亚尔西巴德的声音，他烂醉如泥，大声喧嚷着问阿伽通在哪里，吩咐人带他去见阿伽通。那位吹笛女和其他随从的人们就扶着他到我